



革 命 故 事

东海游击总队

王 博 平 著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革 命 故 事

东 海 游 擊 总 隊

王 博 平 著

赵宗藻 朱亮插图

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生動、詳盡地敘述了東海游擊總隊在海上成長和壯大的經過。書里有緊張熱烈的六橫戰鬥，有艱苦卓絕的孤島百天，有智滅海上三只狼的猛將，有黑夜渡海探敵島的勇士，有壯烈跳懸崖的教導員，有獻糧救戰士的老大爺。全書情節緊張生動，曲折驚險，讀起來親切有味。

東 海 游 擊 總 隊

王 博 平 著

趙宗藻 朱 亮 插图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 196 号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1 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2/16 字數 51,000

1953 年 8 月 第 一 版

1959 年 9 月 第四次印刷

印數：47,101—62,100

統一書号：T 10103·179

定 价：(5) 一角六分

向东海游击总队的烈士们致敬！

(以战斗先后顺序排列)

1948年2月：大磙缴枪中光荣牺牲

賀金才同志

1948年4月：油嶺战斗中光荣牺牲

孔阿木同志 金阿定同志 金明兴同志 夏自由同志

1948年6月：黄沙岙战斗中光荣牺牲

金文銀等三同志

1948年7月：地方工作中被捕而光荣牺牲

肖范医生 金明善同志

1948年8月：六横战斗中光荣牺牲(以姓氏笔划多少排列)

小 王同志 王荣軒同志 王阿定同志 叶樹云同志

江之銘同志 朱松基同志 呂 恆同志 何育芳同志

李單吊同志 柯謀杰同志 陈阿多同志 陈宝根同志

罗德生同志 馬阿定同志 章宝棠同志 趙立犬同志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，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在那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鬥爭中、在敵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，和熱愛人民、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這些光輝燦爛的業迹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，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為此，我們決定編輯、出版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憶錄，有着重大的意義，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，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事跡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行的。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，提供線索，多多寫稿，共同把這套有着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。

目 錄

- 一 东海起了风暴..... (1)
- 二 消灭海上三只狼..... (8)
- 三 威震东海..... (16)
- 四 六横突圍..... (22)
- 五 孤島百天..... (39)

一 东海起了風暴

風暴初起

揚子江和錢塘江的怒潮，日夜不息地奔流着，在东海汇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巨流；这巨流无边无际的向东方伸展开去，和藍天連接在一起。白云，一层层的从海边涌上来。阳光透过云层，射到海面上，把海面染成一幅美丽的彩緞，它抖动着密密层层的漣漪，閃动着耀眼的金光。海上有許多島嶼，它們靜靜地躺在白云下面，浪濤冲击着峭壁，飞溅起一丈多高的銀花。这些美丽的島嶼，就是远东三大漁場之一的舟山群島。

舟山群島，这个由五百多个大小島嶼組成的群島，很多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栖息着海鳥和蛇类。只有九十几个島上住着勤劳勇敢的漁民、鹽民、农民。他們成年累月的駕着破旧的漁船，和惊风駭浪搏斗，可是仍旧过着半飢不飽的生活。封建漁东和日本鬼子压得他們喘不过气来。

1945年9月，日本鬼子退出了舟山島，海島上跟着来了各种各样的国民党軍隊，什么浙江保安队啦，保安警察啦，水上警察啦，鹽务警察啦，还有什么海軍也开来了。他們到处掠夺，互相爭吵着。到处說：“老子八年抗战，現在該享点福啦！”

沉寂的海島上，不断的响着槍声和悽慘的哭声，漁民身上又压上了几十道捐稅，什么壯丁捐、保丁捐、自治捐、牌照稅、旗照稅、护航費、路灯費、拋錨費……数也数不完。

1947年秋天，駐在岱山島的鹽場公署，要把全岱山的鹽仓集

中攏来，要老百姓把每天晒的鹽全部挑到东沙角邵家山去。鹽民們被压迫得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們开始同敌人进行斗争。于是，反鹽仓集中的总暴动开始了。从剪刀头，从大鹽場，从北峯山，从泥峙，成千上百个愤怒了的鹽民汇集攏来，向东沙角冲去。

“到邵家山去，拆掉集中仓，赶走鹽場公署！”

一个人領头喊着，千百个声音跟了上来。大家冲到邵家山，把鹽仓拆掉，放火燒掉了。

几万条捆綁鹽民的繩索和麻袋一起燃燒起来了，一团团的白烟夾着灰粒，随着海风，飄散到舟山群島每个角落去。

斗争胜利了。国民党的鹽場公署被逼收回鹽仓集中的命令。鹽民們在斗争中取得一条极为重要的經驗，那就是：必須團結起来进行斗争。有人說：

“只要我們一条心，天皇老子也能叫他屈膝行。”

成家立业 大碛繳槍

1947年9月，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派組織部長王起来到了岱山。在岱山書院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，根据形势重新布置了力量。决定把海上的革命火把点燃起来，由政治斗争轉到武装斗争，并派余力行同志担任武工队长，由他帶五个同志，四支木壳、兩支土造手槍，渡过金塘洋面到穿山半島去进行工作。

武工队到穿山半島以后，一面熟悉地形，建立秘密立足点，一面布置地下党調查当地敌军情况，計劃夺取武器，壯大自己。經過几个月的活动和了解，終于找到了一个开刀的对象，那就是鎮海大碛鎮上的伪警察所。据了解里面有一挺机槍，十来支步槍，如果全部繳来，足够“成家立业”。但里面是三进大院，警察究竟住在哪儿，槍枝究竟放在哪儿，可把他們难住了。



决定把海上的革命火把点燃起来。

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几个地下党同志走到了伪警察所门口。按照预定计划，他们“吵起架”来。

一个同志假意扭住了另一个同志打着，另一个同志大叫大喊。伪警察看到了，慌忙上来干涉，把这几个人都带进了伪警察所里。另一个同志也跟了进去，轻轻地拉拉一个伪警察的衣角，自己趁势进入那挂着枪枝的房间，那个伪警察也跟进来了。他顺手塞给伪警察一把钞票，口里说：

“他是我的至交，可不能叫他上当，请你在所长面前说两句。

一面说，一面眼睛骨碌碌地溜看着四方。

晚上，几个同志互相汇报了白天的情况：有的看到了放轻机枪的地方，有的看到了放步枪的地方，有的看到了伪警察睡觉的地方和伪警察所长办公的地方。一凑合，伪警察所内的情形就历

历在目了。

武工队把大碛鎮伪警察所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后，并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也谈了谈，上级决定第二天趁大碛鎮的市集，立即动手。

第二天清早，武工队员跟着赶集的人群，混进了大碛鎮。

余力行身穿华达呢長袍，头发梳得光光的，扮成一个商人模样。他后面跟着一个穿中山装的小鬼刘祖德，活象商人的跟班。其他几个同志穿着大棉袄，扮成船老大和小販。

八点五十分，第一个混进去的罗德生走过来輕輕說道：

“六个警察捉赌去了，留在家里的不多。”

“馬上行动，大家跟着我走。”

余力行把手一挥，自己就从从容容地向伪警察所門口走去，走到崗哨面前，摸出一支香烟，对站崗的伪警察道：

“对不起，借个火好不好。”

伪警察忙把他吸得一点点的香烟屁股遞了过来，余力行同志点着了火，順手又摸出了一支烟遞过去。这时，隐蔽在附近的同志们紧张地注視着，因为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暗号呀！伪警察接过了香烟，正准备点火时，余力行突然抽出了手槍，指住伪警察的胸膛，喝道：

“不要动！”

“哎，开什么玩笑！”

伪警察正准备点火时，余力行突然抽出了手槍。



妙，以为开他的玩笑。后来看見了一支手槍对着他的胸口，便大呼大喊起来。沒有战斗經驗的刘祖德失去了原先的鎮靜，拔出槍来，对准伪警察就是一槍。

賀金才第一个勇敢的冲了进去，王阿多第二，余力行第三，他們剛把門推开，里面的伪警察因为听見了外面的槍声，便朝外打槍，有一槍恰巧打中了賀金才，賀金才忍着痛一面还击，一面冲到了那个放輕机槍的房間外面。突然一个麻臉的机槍手听到人声，連忙跳起来去搬輕机槍，賀金才便拔出手榴彈擲了进去，手榴彈“轟”的一声爆炸了，麻臉机槍手的屁股和大腿被炸爛了。王阿多連忙扑了进去，夺过輕机槍，向着伪警察架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

“我們是三五支队，繳槍不杀！”

敌人一看，游击队的槍口黑洞洞地对着自己，只好举起双手投降了。

从战斗到結束，一共只十多分鐘，余力行对武工队員道：

“清点一下武器！”

“七七式机槍一挺，七九步槍十支。”

“步槍怎么只有十支？”余力行說，“原来不是有十三支嗎？”

正在这时，守在門口的那个雇农出身的同志叫着进来：

“我繳到了三支！”

原来他守在門口时，听到里面“轟”的一声，压抑不住內心的激动，便夺門冲了进来，恰巧有三个伪警察向外逃去，他大吼一声道：

“往哪里逃！”

三个伪警察吓昏了，忙把手举了起来，他便空手交了三支步槍。

“你为什么随便离开大門口？”余力行严肃地問道。

“手痒了，熬不住了！”这个雇农出身的同志回答着。

余力行听了他的话，真是满肚子的高兴，多好的同志呀！可是他还是说道：

“下次不能这样随便离开自己的岗位啊！”

武工队把伪警察所里的户口册和壮丁册，全部烧掉后，背着受伤的贺金才，向原定的宿营地奔去。

羣英匯集，东海总队成立

余力行率领的武工队，自从大瑛缴枪以后，又扩充了二十多个新战士，回到了定海。

中共苏北海上工作委员会派何育芳到定海来工作，他带来了一挺机枪，五、六支汤姆式冲锋枪，上千颗手榴弹。

反抗蒋介石的徐小玉部队，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了。从伪海军里跑出来的王荣轩，带了十多个人，参加了徐小玉部队。

各路部队纷纷向定海北部的钩门港聚集。

钩门港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小渔区，那里住的极大部分是非常贫困的渔民，渔业生产上虽然不大出名，在革命斗争中，却起过很大的作用，同志们称这个港是“革命的港口”。不管定海形势怎样恶劣，敌人怎样封锁包围，只要你到了钩门港，即使是黄鱼旺发的季节，他们也会收起渔网，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去。有一次，游击队刚送来了两个伤员，五十多个敌人也跟着追到了钩门港。渔民发觉敌人已经爬上村后的小山岗时，心里着急得不得了。偏偏潮水还没有上来，渔船搁在海滩上，一劲都动不来。勇敢的渔民就背着伤员，用尽吃奶的气力把搁在海滩上的渔船推下海去。这时，敌人的子弹已经飞过来了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渔民们并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吓倒，他们躺在船上，拉住绳索，撑起了风篷，终于把两个伤员安全地送到了梁横岛。

就在这个“革命的港口”，党代表面对着站在沙滩上的八十多个战士道：

“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批准，將原在定海活动的兩支海上武装，合并成立‘新四軍浙东游击縱队东海总队’。”

八十多个战士都欢呼起来了。大家向党宣誓道：

“为了保卫浙东人民，我們要在海上消灭一切吸血的魔王！”

从此，惊天动地的斗争象东海的怒潮一样，掀起来了。

二 消滅海上三只狼

塔嶺伏击——一打王雪榆

伪沈家門軍警联防主任、定海县保警三中队的中隊長王雪榆，是定海反动武裝中的一支主力，全部美式配备。他盤踞在沈家門一帶，儼然象个土皇帝，为非作歹，无惡不作。

1948年1月9日的早晨，王雪榆一起床，便对他新婚半月的妻子道：

“今天我准备到螺門去一趟。”

他的妻子道：“听说那边游击队很多，你去干什么？”

“大展、螺門是游击队老巢，我今天去布置一下就来。”

说罢，他就帶了八个卫兵，每人各备一支快机木壳，一支湯姆式冲锋槍，騎着自行車，从沈家門出发了。

到了螺門，王雪榆便召集駐在当地的保警队和乡保長开会，布置工作，准备連夜赶回沈家門去。

姓邓的中队附忙道：“中隊長，晚上还是不走为妙，好歹明天白天再走。”

王雪榆便这样留下来了。

就在这一天晚上，徐小玉、何育芳等十来个同志准备向大展方向移动。半路上忽然碰見一个人，看見部队就敲起鑼来。战士们飞奔过去把他捉了来。从他的口供中，才知道王雪榆今夜住在螺門，准备明天早上八点鐘回沈家門去。队伍就轉移方向，离开大展七八里地住下来。大家商量怎样打王雪榆。有人提議晚上



战士们飞奔过去，把敲锣的捉了来。

打，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意见，认为只有十来个人晚上去硬攻是要吃亏的，最后决定明天在半路上打他一个埋伏仗。

这里的地形徐小玉是挺熟悉的，他们选择在塔岭地方埋伏起来。因为塔岭离螺门十多里，离沈家门二十多里，是螺门到沈家门的必经之地，只要打得快，两边的敌人都来不及接应。

部队走到塔岭，天还没有亮。何育芳便视察了一下地形，布置战士们埋伏起来。他们在路中间挖了个洞，洞里伏着三个战士，准备在敌人到来时，跃出洞口，用汤姆式冲锋枪和手榴弹正面轰击。其他的战士伏在岭上的树丛里和石头背后，大家的眼睛望着岭下。七点钟了，八点钟了，可是还不见一个人影，有的同志便急躁起来，有的担心着是不是这个情报不准确？

原来，今天王雪榆一早起来，想起了昨天过塔岭时，踏着自行车很不方便，就想骑马回去。偏偏那匹马发了性子，叫了起来，他制服了好一会还是制服不了，所以把出发的时间耽搁了。最后还是只好踏自行车上路。

到了中途，卫兵江木清的自行车坏了，立刻停下来修理，王雪榆也下来休息了一会，他看看江木清一时修理不好，就说了声

“我們先走。”便帶着七個衛兵，踏着車子，直向嶺上沖來。

四個鐘頭過去了，伏在山頭上的戰士正等得不耐煩。突然，有一個同志瞭望到嶺下有八輛車子駛上山來，便輕輕喊道：“來了。”這一喊不打緊，卻驚動了守在第一道防綫上的一個新戰士，他眼看着王雪榆他們的車子沖上嶺來，心里急得要命。他想：敵人騎着車子，我們如果打得不准，萬一給他們沖過了伏擊圈，那不是讓他們逃走了嗎？他的心緊張地跳着，忙舉起槍來瞄準着敵人。敵人還沒有進入伏擊圈，他便“拍”的扣動了一下扳機。



敵人還沒有進入伏擊圈，他便扣動了一下扳機。

“砰！”槍聲一响，同志們都驚了起來，這不是打得太早了嗎？這時，王雪榆已敏捷地跳下車子；其餘七個敵人因為來不及剎車，車子跟車子就撞了起來。

“打！”何育芳手一揮道。

“砰砰砰”一排槍。排槍過處，幾個敵人倒下去了。

其余的敌人都滚到了一边，伏在山路旁还击起来。敌人的子弹也呼呼地射了过来。

“要快，快把他们解决掉。”何育芳望着梅阿才说道，“你去”。

“是！”梅阿才立刻带了一个战士冲了下去。

“咯，咯，咯！”冲下去的几个战士被敌人扫过来的子弹打伤了，踉跄地倒了下去。梅阿才连忙伏了下来，向着侧面慢慢地爬过去，抄到了敌人的背后，在敌人的尸体上摘下了冲锋枪，射击起来。

伏在山岭上的同志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，敌人“哎唷、哎唷”地喊着，一个个被打死了，最后只剩下王雪榆一个，他的子弹也快打光了。

这时，梅阿才站起身向王雪榆冲去，王雪榆举起双手叫着：

“我投降，我缴枪。”

躺在一旁负伤的同志的呻吟声，激起了梅阿才的愤怒，他端着枪横扫过去，把王雪榆打倒了。

同志们冲了下来，大家高兴地忙着收拾敌人的武器。恶狼打死了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徐小玉紧紧握着何育芳的手道：

“老何，你指挥得真好！”

何育芳这时却慢慢地走了过去，对梅阿才道：

“同志，敌人投降了，你就不应该把他打死！”

“王雪榆捉去我们的人都是乱砍乱杀的，难道今天还要对他客气吗？”梅阿才道。

“不！”何育芳严肃地说，“对敌人当然不用讲客气，可是当敌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再杀死他们。我们每个人都得遵守党的政策。”

这次伏击，没有一个敌人漏网，只有那个在中途修理自行车